

明日之旅

著 楊小雲



121 庫文歌九

楊小雲 著

明日之旅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翻
印
必
究



有
著
作
權

明 日 之 旅
TOMORROW'S JOURNEY

定 價 新 臺 幣 100 元

九 歌 文 庫 (121)

著 者：楊 小 雲
校 對：鄭 稚 草・林 文 星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60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
臺北市郵政三六——四四五號信箱
電話：七五二六五四・七八一七七一六
郵政劃撥：〇一一二二九五——一號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
印 刷 所：裕高印刷行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之一
電話：三一—三八九三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日
十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十日

172

(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或頁缺)

九歌出版的

楊小雲作品

水手之妻

抓緊生命線

不是雨季

等待春天

無情海

明日之旅

癡心井

靈犀一點 (編)

小勇的故事

(兒童書房第一集)

豆豆的世界

(兒童書房第三集)

「明日之旅」，寫的是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，與惡劣環境奮鬥的心路歷程，以及中年人對生命、婚姻、家庭的疲憊和無力感。訴出了莘莘學子的迷惘、苦悶與徬徨，也道盡了為人父母的矛盾與精神壓力。作者以委婉的筆法，描繪一則動人的故事，表現了溫馨的親情、友愛，幫助人們尋找自我，在荊棘中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人生康莊大道。



楊小雲，原籍遼寧，生在北平，長在台灣。學的是家政，愛的是小說。以「水手之妻」一書，享譽文壇，並以「等待春天」一書榮獲中興文藝小說獎。筆路雅致細膩，文字飽滿流暢，帶有一股玲瓏如詩的意緒，讀來恍若置身其中，渾然忘我。另著有「抓緊生命線」、「不是雨季」、「無情海」及兒童文學作品「小勇的故事」，均膾炙人口。



九歌出版社

司公計設影攝業商甫及 計設・影攝面封

楊小雲著

明日之旅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相送



1

乳白色的轎車緩緩滑進了慢車道，在一幢摩天大樓前停了下來。

駕駛座上的男人側過身，用那樣一雙熟忱得讓人反惑的眼睛，直視著表情漠然的婷婷，極盡和悅地朗聲道：「到了，從今天起這裏就是你的家。婷婷，爸爸代表全家人向你表示歡迎。爸爸真心的希望——希望能給你快樂……」說到最後，嗓子像塵沙似的啞了下來，連他自己也聽不真切。

爸爸？婷婷在心底冷笑，全身都為這個刺耳的名詞發緊。

爸爸？她輕蔑地扯了下嘴角，不願去碰觸這個陌生的稱謂，一如這一路來她一直不願接納他亟欲表達的父性關愛。

車窗外閃過的水銀燈在他臉上跳躍，演映出一張零碎的臉，看不清五官，有的只是淡淡的薄

荷香。是從他身上散漾出來的嗎？那香味，似有若無，陌生中有著絲絲熟稔，推著她挨向童年的記憶。翻開回憶的相簿，一頁又一頁，卻找不到一張屬於爸爸的相片；看來看去，總是模模糊糊的一團，襯在一大片空白之上。除了那一點點淡淡的薄荷香。

「來，下車吧。」

男人很有風度地爲她拉開車門，伸進討好的左手。婷婷往後閃了下，躲開那隻戴著寶石戒的修長手指，慢慢的將藏在黑褶裙下的腿移出車外；套著方頭學生黑皮鞋的腳剛踏上紅磚道，耳邊又響起男人熱烈的聲音。

「這裏是仁愛路四段，有名的林蔭大道，是臺北的高級住宅區。我們住在十二樓，空氣好，視野廣；等下爸爸陪你到頂樓看外景，可以看到總統府呢。還有，雙十節看焰火、中秋節賞月，都方便極了，妳一定會喜歡的。」

那聲音，就如同呈現在眼前的景致，模糊而不真實，矇朧中帶著陌生，黑暗裏藏著莫名的危機。隨著男人走進灰白色的大嘴，置身在敞亮的牙間；走在光鑑的墨綠大理石地面，像踩在塗了瀝青的玻璃上，每一腳都虛虛滑滑的。婷婷放慢了腳步，一寸一寸地往前蹭移。如果可能，她倒希望永遠不要走到目的地，永遠的滑移在這塊無人的地面上。

「包包爸爸替妳拿。」

走進電梯，男人再一次伸出善意的右手。婷婷扭了下肩膀，一抹厭惡在她寬闊的前額上徘徊，

她緊緊抓著壓在肩上的旅行袋，兩條細緻的眉毛擰成一個結，聚在眉心。

男人歎了口氣，視線落在她齊耳的頭髮邊的白絨花上，嘴脣蠕動，在喉間喚了一聲：「婷婷……」就再也吐不出半個字來，在一片尷尬的沈默中，電梯停了。

「就是這裏。」

男人臉上又換上興奮的表情，急切地指著右邊一扇古銅色大門，熟練地按下把柄，推開了屬於另一個世界的大門。

有如剛剛從黑暗裏被趕出來的蝙蝠，婷婷給門內的燈光照得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覺一片晃眼的白，扎人的亮；加上濃密而且溫暖的空氣，烘得她頭腦發脹。

腳下的地毯像棉絮，虛浮柔軟，一屋子燈像太陽般圍著她的太陽穴打轉，玻璃面反射出來的光線，刺得眼睛發痛，全身不由得掠過陣陣痙攣似的顫抖。

整個屋子在婷婷眼前旋轉，昏眩中，天幕突然爆了開來，一串如鈴鐺般的笑聲，穿過裂縫鑽刺而來。

「啓華，你可回來了，等死我了。快，快脫下大衣，我剛煮的咖啡，給你倒一杯。真是，怎麼去那麼久？」

男人也不脫大衣，只伸出手去抓女人的路脰，獻寶似的說：

「不急，不急，來，先見婷婷。」

女人冷冷的轉過臉，懶懶地瞄了婷婷一眼，鈴鐺敲出的音階低了四五度。

「哦，這就是你那個趕來歸宗的寶貝女兒哪！」

「莉麗——」男人沈下臉，聲音中帶有責備意味。只一瞬間，又換上祥和得近乎巴結的笑，轉向呆立在門邊的婷婷說：

「我來介紹，這位是妳——母親。」聲音很小，聽起來像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連自己都不大肯定的味道。

「喲！別、別、別，我可沒那個福氣。」

女人臉上的笑意全凍住了，金鈴鐺像剛由冰箱裏取出來一般冷脆。殷紅的嘴角挑起一朵鄙夷的笑，描得彎彎的眉毛提得老高，一雙框著黑圈的丹鳳眼，整個地吊了起來，塗得血紅的指甲，像趕著擾人的蒼蠅般左揮右舞，咯咯笑了兩聲，乾啞啞地說：

「我李莉麗可是——承·受·不·起——」尾音拖得老長，久久迴旋在僵硬的空氣中。

男人尷尬地笑笑，看看女人，又歉然地轉向婷婷，依然是熱呼呼地說：

「那，妳以後就叫她阿姨好了。妳阿姨是刀子口、豆腐心，日後她要是說了什麼，妳可千萬別往心裏放啊。不過，她的心倒是挺好的……」

心好？婷婷在鼻裏冷哼一聲，心好的女人會愛上別人的丈夫？心好的女人，會有意的去拆散別人的家？

心好？婷婷的眼睛聚了一肚子怨怒，狠狠地朝阿姨臉上刮了幾下。那是一張描繪得十分精細工整的臉，蛋形的；皮膚是那種過著優裕生活，不操心、不勞神的細白光潤，體態高挑輕盈，一身棗紅色連身羊毛裙，使她像綻放得近乎絢爛的大理花。而媽媽，婷婷心頭抽了一下，媽媽細瘦的身上，披著的永遠是灰黑、藏藍。尖形的臉上，塗的是化不開的蒼黃。媽媽一輩子抹在臉上的化妝品也不及這個女人一天多；相同的，媽媽塗在紙上的顏料，只怕那女人在夢中都看不完。是了，媽媽的彩色是潑在宣紙上，這個女人的顏料，是上在臉孔間。而這個男人，我的父親，卻原來是這樣一個膚淺的人。沒深度！

婷婷咬著牙，死瞪著女人的臉，像要一口吞下她似的，真想衝過去將五彩繽紛的臉，抓得鮮血淋漓才痛快。

就是她，將自己的快樂插在媽媽的心上；就是她，使媽媽的生命陷入無盡的黑暗；就是她，讓媽媽的世界釘死在絕望的定點上。是她！不能原諒她，絕不！

大股濃烈的恨由胸口燃了上來，直逼瞳孔，筆直地射出去，砍伐著立在幾步之外那個女人。僵硬的腳不自覺地往前移動，十根手指微微弓張著，憤怒地夾陷進沙發椅背上。

女人在婷婷逼視下，顯出些許不安，身子往後移了移，斜睨著眼皮，擠出一抹陰詭的光，跟著毛茸茸的拖鞋，繞過長沙發，用力將自己像一盆花般扔陷進去。翹起尖尖的蓮花指，意態優雅的端起白瓷咖啡杯，細細抿了一口，將視線投向唱得熱鬧的螢光幕上。

「坐，坐啊，別拘束。婷婷，要記得這兒是你的家，在自己家裏千萬別像客人一樣啊。」

男人脫下灰藍毛呢大衣，裏面是剪裁合身的深藍西裝，淺藍棉質襯衫，耀眼的金錶，折射出華麗的光。他搓了搓手，咧開大嘴露出齊整整雪白的牙齒，笑著問婷婷：

「屋裏暖和，妳也把毛衣脫了吧？」

「不要！」尖短，抗拒，惱怒。

婷婷後退了兩步，左手摀著衣襟，眼睛寫滿了敵意，擋住男人的善意關懷。

當然不能脫，當然不能讓他碰！

毛衣是媽媽留給她唯一的紀念品，三年來，她一直捨不得穿，冷急了，拿出來也只捧在手上，把臉孔埋在裏面，暖烘烘的衣服上，似乎仍有著媽媽的體溫。摩挲著前襟，心底總是一陣酸，模糊的視線下，浮起的是媽媽倚在牀上織毛衣的景象。

那年，媽媽已病得不能下地，成天都靠在牀上，原本灰沈沈的眼睛，顯得空洞死寂，像兩個沒有生命的黑洞。乾枯的手背上，暴起粗如蚯蚓的青筋，彷彿架不住攔在指間的毛線針。姥姥好幾次心疼的要奪下媽媽手裏的毛線，媽媽總是哀求地拒絕著。

——您就讓我把它打好，也算是給婷婷最後的留念。

——說這些話幹什麼，妳這孩子就是這樣。

姥姥才擠出一抹責備的笑，紅著的眼圈卻掩不住心底的悲戚與無奈。

還剩下半截袖子沒織完，媽媽就閉上她那雙永遠憂愁的眼睛，吞下一肚子幽怨，放下了手裏的針線，走了。

姥姥戴著老花眼鏡，在媽媽靈位前，就著昏黃的燈，圍在青煙裊裊中，一針一針，一淚一行的織完了半隻袖子，釘上鈕扣。六月天，婷婷披著厚重的藏青大毛衣，脊背上卻一陣陣發冷。擡頭望著母親的照片，彷彿看見她露出淒清的笑，欣慰地對著她笑……

……

「喲！啓華，妳這女兒還挺衝的！嘖嘖，以後啊，可要小心點。」金鈴鐺又響了起來，恢復了清脆，加進了尖銳。

男人白了女人一眼，沒接腔。卻慫慫地朝著沈思的婷婷：「坐，妳坐啊。」

男人往前走了半步，想拉婷婷的手在半路頓了頓，又警覺地收了回來，訕訕的笑笑，轉向盯著電視的女人問：

「怎麼沒看見力平、蓉蓉？」

「在屋裏。」女人答。空洞的、懶怠的。

「叫他們出來見見姐姐，這兩個孩子也太不懂事了，臨出門前明明告訴過他們的。」女人又敲起金鈴鐺，整串互相打擊著。

「蓉蓉——力平——，你爸爸叫你們出來，家裏來了貴客！」

「是誰呀？媽咪。」

甜嬌嬌的嗓子擠出一張甜嬌嬌的臉，像陣風般地吹來，婷婷覺得眼前一亮，絢麗奪目的大毛衣，跳躍的黑眼珠，看起來像——像一隻欲飛的錦雞。圍著一身黑的婷婷轉了一圈後，擡起右腿踩在椅把上，誇張的端端肩膀說：

「嘖嘖嘖，受不了這種刺激，貴客？嘖嘖！」

婷婷注意到她看自己的驚愕神情，彷彿發現她們豪華的客廳裏來了一隻形狀醜怪的獐皮狗，皺起鼻子，極其嫌惡的斜睨著父親口裏的客人。

「蓉蓉，不許胡說！她叫董婷婷，比你大三歲，是你姐姐。」

「喲，喲，喲！爸，真要氣死老百姓了。我那又冒出這麼土的個姐姐啊！」

「蓉蓉！」男人厲聲喝住張牙舞爪的錦雞。「以後一定要叫她姐姐！」

「哼！」女孩叉著腳斜坐進沙發，兩條繃在牛仔褲裏的腿，不屑的晃蕩著。抓起茶几上一盒敞開的巧克力，連扔了三顆進嘴，含著糖汁咕嚕道：

「叫她姐姐？她美喲，她！」

男人也不知是沒聽見還是懶得理她，因為他的視線已經轉向立在牆邊一個細高男孩身上，喜悅之情充滿他的眼睛，快步橫過茶几，直趨而去。

「來，力平，來見見你大姐。記得吧，昨晚爸爸曾經告訴過你的大姐。她可是和你一樣的好學

生喇。今年你考高中，她考大學，一起加油，一塊金榜題名……」

屋子裏就聽見男人聒噪的自語，女人和女孩全一臉蔑視，叫力平的男孩則眉心微蹙，把架在中間的眼鏡都給推擠到鼻翼邊；星聚在兩頰的青春痘，閃著不耐煩的光；兩道劍眉上，凝定著沈重的鬱氣。十幾歲的少年，卻散發出幾十歲老人的蒼顏。

對父親親暱的拉扯，亟欲表現的熱情，他似乎無動於衷，連眼皮也沒擡一下，就轉身往裏走。

「力平——」男人乾叫。

「幹什麼嘛，老師還在上課。」

男孩粗嘎的低吼著，隨即砰的一聲關上房門。

男人尷尬地擠出一絲苦笑，搖搖頭，歎了口氣。一眼瞥見仍然杵在門邊的婷婷，立即又堆滿了笑。

「坐下來看電視，來，吃糖？」

婷婷面無表情的搖搖頭，小聲的呢喃著：

「我想——休息。」

「哦，好，好，莉麗，妳帶婷婷到她房間去。婷婷哪，妳房間的一切都是妳阿姨親手佈置的。看看還缺什麼，別客氣，儘管講啊。妳累了就早點休息，明天爸帶妳參觀臺北，請妳吃飯，

爲妳接風。」

女人假裝專心看電視，一點沒有站起來的意思。

「莉麗——」

「啊？」

「帶婷婷回房去休息。」

「唉呀，人家正看到精彩的地方，別打岔嘛！」

男人想說什麼，嘴張了一半又嚥了回去，無奈地瞪了女人一眼，又趕忙換上帶笑的臉向著婷婷。

「來，爸帶妳去。」同時先一步朝甬道邁進。

婷婷轉過身正要往裏走時，只聽一陣尖銳急促的鈴鐺由背後壓來。

「唉喲——是誰的破袋子啊？髒死了，快拿開，把地毯都弄髒了，唉喲！好髒喲！」

婷婷臉上像挨了一巴掌似的發燙，紅著臉將忘在地上的旅行袋拾起。在彎腰的一刹那，她再一次挨了女孩極嫌惡的白眼，心頭一痛，幾乎舉不動攔路臂的袋子。

繞過圓形帶轉盤的餐桌，走在前面的男人停住，扭開白色雕花門的把手。

「這就是妳的房間。對面是蓉蓉的，再過去是力平的，爸的房間就在妳隔壁。房裏的東西看看缺什麼，告訴爸，婷婷——妳知道爸爸對妳……」